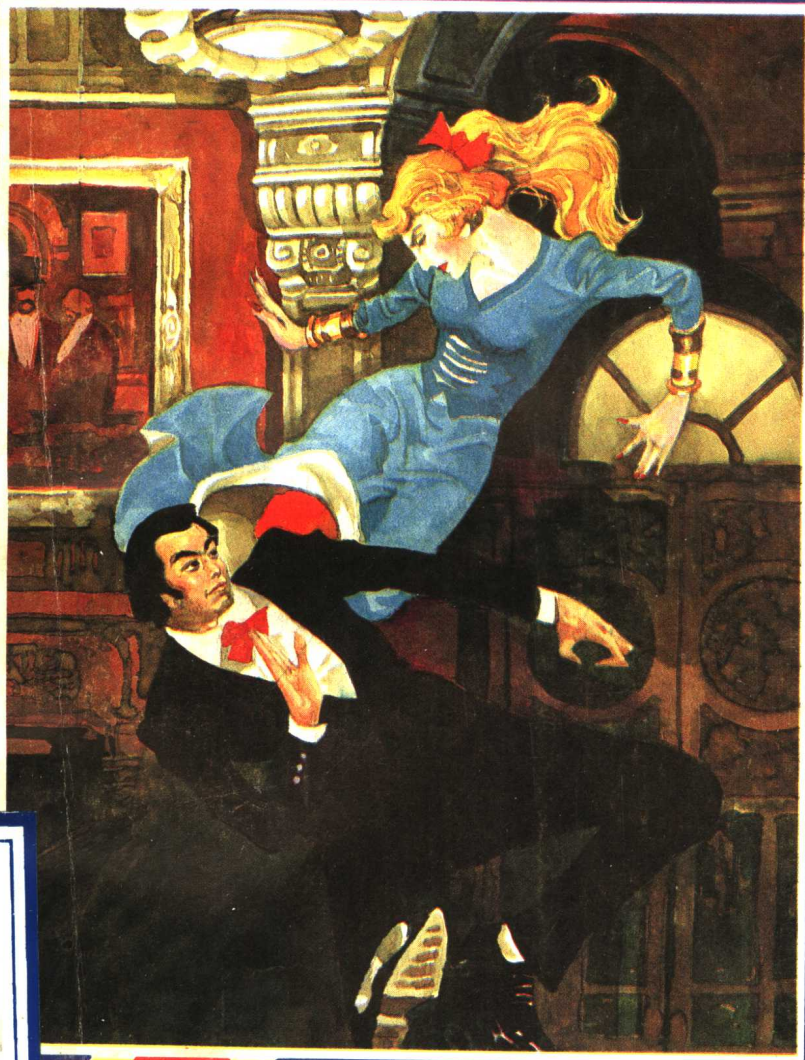


ZHONG YUAN NONG MIN CHU BAN SHE



蓝色杀手

王良德 中原农民出版社

蓝色杀手

王良德

中原农民出版社

ONG YUAN NONG MIN CHU BAN SHE ZHONG YUAN

蓝色杀手

作者 王良德

责任编辑 郑电波

中原农民出版社出版

·河南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 32开本 7.625印张 152千字

1990年8月第1版 1990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2020册

ISBN7-80538-171-2/I·65

定价：2.70元

内 容 提 要

一尚道长坐化，古宝“金匱王函”被“神偷”盗出国境，落入美国“蓝色杀手”掌中。身怀绝技的华隆贸易公司董事黄国君，为使古宝回归祖国，和美国神探伯特等连襟与“蓝色杀手”展开生死搏斗，故事展开惊心动魄。

按摩女，美梦成空为钓饵；情侣失踪，纽约劫杀，英雄体下受辱；古宝觅踪，东京艳窟寻枭雄；鬼穴阴风毒蛇出，袖珍天地见真情；魍魉父子皆色狼，魔窟历险神鬼惊；摩天楼大战，一“蓝色杀手”毙命，空中交锋，“小黄蜂”坠地；纽约之夜，“蓝色”头领遭擒。千载古宝归中华，英雄不忘祖国情。

目 录

第 一 章	空难事件.....	1
第 二 章	情侣失踪.....	11
第 三 章	按摩女郎.....	22
第 四 章	纽约劫杀.....	29
第 五 章	皇都艳遇.....	43
第 六 章	古宝溯踪.....	61
第 七 章	银座中心.....	87
第 八 章	黑幕探密.....	105
第 九 章	袖珍天地.....	118
第 十 章	魔窟密谋.....	130
第十一章	财阀巨子.....	146
第十二章	魍魉父子.....	159
第十三章	魔窟历险.....	172
第十四章	大战摩天楼.....	186
第十五章	自由社会.....	203
第十六章	纽约之夜.....	228

第一章 空难事件

美国纽约的近郊。狭长地带的二号高速公路上，各式各样的车辆风驰电掣般地向纽约城驰去。公路上车辆发出的震耳欲聋的喇叭声，跟天空中客机掠过的呼啸声交织在一起，犹如闷雷滚动，震得高级奔驰轿车的防弹玻璃抖个不停。

暮霭中的纽约城，被一团夕辉的彩雾笼住，城廓朦胧，扑朔迷离。一座座拔地而起的摩天楼在变幻着的云霓中象一群饿狮，远逝去的车辆则象进入它被绞紧的肠道。

车群中一辆蓝色的奔驰车，斜刺里冲了出来，以极快的速度冲上高坡，另一条车道里行驶的一辆小货车，因躲闪不及，车前灯被刮碎，小货车司机气得跳了起来，从驾驶室里探出头来，怒视着奔驰车的背影，嘴里骂声不绝。他头还没缩回去，就挨了一闷棍。顿时，他头一歪拉晕了过去。失去控制的小货车，象匹脱缰的野马，颠簸着驶离路基，翻滚在路沟里，发出一声“轰”的巨响，燃起了大火！公路上秩序大乱，车辆相互碰撞，人声嘈杂。

一辆蓝色的福特车，被人摇上了挡风玻璃，坐在里面的一个彪形男子，把鼻梁上架着的墨镜朝上推了推，整了整蓝

色西装，信手把沾着血浆的手棍丢在车后座上，一加油门，急驰而去。

这里是一个被荒弃的牧场，到处杂草丛生，一座水塔兀立在一排无人居住的活动板房前的草地上。蓝色奔驰车就停在水塔一侧，往前数十米有一个水泥平台，台前竖立着一架扶梯直通水塔顶部。

水泥平台上伫立着一位男子，他身材高挑，面容消瘦、清奇。穿着一身笔挺的蓝色毛料的高级西服，风度翩翩，他目光里却透着寒凛之气。他就是蓝色杀手黑帮组织的重要头目，在纽约黑社会赫赫有名的达维尔。这个组织的每个成员在行动时都穿笔挺的蓝色西装，不管是“湿活”（杀人）“干活”（绑架）。以此来显示蓝色杀手组织与其他黑帮组织的不同，他这里面的人员有不少是掌握高技术的行家里手，如爆破、开保险柜、印制伪钞等等。他们虽着装明显，但行动诡秘，令警方大伤脑筋，很难在案发时抓到他们的真凭实据。

站在水泥台上的达维尔正举着架高倍数的望远镜搜视着天空，每当天空传来大型客机的引擎声，他的望远镜就盯着天边隐隐出现的飞机的身影了，直到飞机消失在视野之外。

达维尔期冀出现的飞机是纽约国际航空公司321次班机——C130客机。他选择在牧场的水塔位置观察天空，因为这块地方的上空恰恰是约翰·肯尼迪国际机场的空中通道，任何飞机要进入机场必须从此经过。

达维尔满脸狞笑，他一手制造的空难事件，将要发生。

蓝天中一声巨响，C130客机将被猛烈的爆炸撕个粉碎，一团浓烟烈火自天而降，飞机碎片和遇难者残缺不全的尸身、血浆、肉屑……纷纷扬扬，落在约略数公里见方的土地上。这死难者中间有身材窈窕、体态玲珑的女人杨玉萍，她那张鸭蛋脸将变为难以入目的骷髅，她痴迷的恋人，伟岸男子黄国君也会被烧成焦骨。还有对黑帮组织不忠的金·斯坦来和与他热恋的密司·芬妮，都将葬身火海之中……

达维尔以冷漠的神态，望望驶过来的蓝色福特车，复又举起了望远镜观察着天空。他酷冷的面孔，近乎呆滞的目光，陡然一闪，一蔑冷笑泛在唇边。这一次，不仅仅是为了他兽性心态的满足，是为了报复，为了灭口！报复谁呢？报复华隆贸易公司的董事黄国君！一提到这个名字，就令达维尔脑袋发炸、毛骨悚然！就是这个人，差点坏了达维尔的大事！

已经在纽约古宝拍卖市场找好买主的，价值五千万美元的稀世珍宝——“金匱玉函”，是经香港黑社会的百般努力，打通各种关节，最后，趁英国圣母号货轮运载一批玉石料器集装箱赴纽约港的机会，将这一件从中国大陆盗窃出来的古代瑰宝蔽匿于一只装满兰田玉石的集装箱里，封闭严密，作好标记，並有专人护送，飘洋过海，直抵纽约的。

可以说，香港黑道中人，想的十分慎密周全。为避免警方注意，保证“货物”安全运到，凡是纽约的公司与黑社会有瓜葛的都有意回避，选择了信誉好、实力殷实的华隆贸易公司的集装箱为掩护目标。

本来这件古宝只要运到纽约就算大功告成，达维尔就能提取五百万美元的佣金，这是个多么诱人的数目！达维尔简直欣喜若狂，觉着自己跻身于巨富的行列为时不远，未来的前程熠熠闪光，不可限量！他的父亲老艾克是大通银行的董事长。这位古板、乖戾的老人，从来不向达维尔提供应有的资助，老人对自己的儿子充满了仇视和怨恨。老艾克的府邸，对儿子来说，也是非唤莫入的。有了这笔巨资，不信老艾克还能拒他于门外？

达维尔满指望派去码头货场取货的纳司脱和易马司两员干将会马到成功，自己坐镇海王星别墅，等候佳音。谁知，事与愿违。在港湾码头集装箱货场，易马司对看护货场的一位工人，连哄带吓，并塞给工人大把的钞票，将那只做好标记的集装箱打开，正欲进去取“货”，却被出现在货场上的黄国君喝住了！

易马司他们并不把黄国君看在眼里，一番较量之后，两个狠毒的杀星，全被黄国君高超的内家功夫震住了，抱头鼠蹿，落荒而去！待达维尔带人赶到货场，那里已空无一人，集装箱已被统统运走。

后来得知，黄国君将“金匱玉函”在大通银行保了险，并准备携有关保险文件出国。蓝色杀手黑帮组织，便拟于在黄国君上飞机前，将有关保险文件盗窃到手，然后制造一起空难事件，消除后患。

现在时刻到了，只待空中一声巨响！

从福特车里跳出来的宽额头易马司，站在草地上，两眼

望着达维尔的脚，啾啾着嘴唇道：

“头儿，飞机——”

果然，一阵低微的飞机引擎声，从云深处传来。

.....

性能良好，安全可靠C—130客机，正呼啸着在纽约上空掠过，以每小时556公里的巡航速度开始返航。

约翰·肯尼迪国际机场在望。

两对幸福的恋人，分别坐在飞机前舱的左右两排座椅上，从飞机的舷窗里俯瞰飘动如絮的云海。

一对恋人是纽约大通银行的职员金·斯坦来和出纳小姐密司芬妮。俩人亲昵地拥抱着在一起，相互热切地吻着，眼睛还欣赏着舷窗外变幻着的云层。他们刚从檀香山度假归来，身心还都沉浸在昔日的欢娱中，一切都是幸福的。芬妮把酥胸紧贴到情人斯坦来的宽厚胸脯上，用舌尖象小鹿般地舔吮着斯坦来那白皙的脖颈，发出欢愉地低吟。

另一对恋人是华隆贸易公司的年轻董事黄国君，衣冠楚楚，倜傥风采。用手轻拍着坐在身旁的恋人杨玉萍——公司的秘书，她风姿万千，含情脉脉。俩人的目光灼灼的对视着，充满情谊。

看着芬妮与斯坦来的亲热劲，杨玉萍潮红上脸，更显得俊俏娟秀，她将俏目微微朝另一对恋人一瞥，又将柔柔的目光望着黄国君。她也十分满足，她终于寻到了如意郎君。朝气向上、才华横溢的国君以他的干练、豁达，赢得同事们的青睐，才移居美国数年就深得总董事长鲁平山的器重，授以

董事之职，参与公司的最高决策。

黄国君从手提包中取出一只鳄鱼皮夹，从中抽出一纸英文表格放到杨玉萍的手上，热切地说：

“玉萍你看。”

杨玉萍一怔。

“不是在机场上被窃了吗？”

她用疑惑的目光注视着黄国君。他微微一笑道：

“被窃的那只鳄鱼皮夹，只是装了些废纸，而这只皮夹才装着真正文件，这件国宝我已经在大通银行保了险，并已向国内有关机关发了函电，不知什么原因，至今没有得到回电。”

杨玉萍双唇紧闭，漂亮的面容刹时敛起笑意，紧咬着下唇默默无语，黄国君觉察到她面部的变化，诧异地问：

“玉萍，你那儿不舒服？脸色很难看，是晕机吧？”

“不，不，我觉着有点恶心……”她眼睛里噙着泪水，声音似有些哽咽，她下意识地喃喃着：

“……为什么不丢掉这只皮夹呢……”

“什么，你说什么？玉萍。”

“你不明白，是不明白，这对先生是很不利的呀！亲爱的——”

她声音发颤地抽泣着。

他愈发不明白，吃惊地征望着十分伤感的杨玉萍。

突然，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从尾部传来！强大的高空气

流，冲进机舱内部，整个机舱内的乘客全都惊呆了。一个不祥的字眼印进乘客的脑海里：空难！空难！

在劫难逃的空难。

飞机进入螺旋状态。惊呆的人群，开始发出尖厉、凄惨的号叫，警报系统也发出闪烁的灯光和呜呜地鸣响！

一切来得是这样突然，尾部已经有十几个人被强风顺着被撕开的铝镁合金的半硬舱壳抛向空间，似片片枯叶瞬间在蓝天上消逝了。一位空姐端着茶具刚走到那里也被巨大的空气吸斗吸得踪影全无……

驾驶舱内的正副驾驶员都是飞行数千小时的老手，明白了飞机尾部已经被炸裂开，便意识到飞机坠毁、爆炸的悲剧不可避免。正驾驶员在绝望中感到，两个机翼下吊挂的四台涡轮螺旋桨发动机还在轰鸣，求生的欲望变成了机械的动作，逆着长空强风，死劲扳着近乎失灵的操纵杆，向机场跑道俯冲下去！

还没等塔台弄清是些么回事，飞机拖着半截身子，神奇地迫降在机场跑道尽端的一片草坪上，机身被浓烟烈火笼罩着……

消防车、救护车尖啸着警报奔驰而来……

史密斯达医院是一所教会医院，纽约市的一大批医术精湛的内科、外科医生荟集于此。

院址地处郊野离约翰·肯尼迪国际机场附近，因而 C—130 客机事故中的轻、重伤员都被送到这里抢救、治疗。

医院环境安谧幽美，群山环抱。各色奇花异草，令人心旷神怡。

病房里静悄悄。

已恢复知觉的密司·芬妮小姐，用俊美的双眸凝睇着邻床的还在昏迷状态中的一位男子。

他前额宽阔，鼻隆高耸，虽双目紧闭，看上去是个英俊的男子。大夫说他已脱离危险期，需要静养。

一个护士蹑手蹑足地走进来，她把一束鲜花放到芬妮床头柜上的一只瓷花瓶里，向芬妮亲昵地一笑，低声说：

“小姐，您的那位金·斯坦来先生恢复的也很好，他急切地想见到您，都被医生阻止了，你们要绝对在床上静养一段时间仔细观察观察，才可能下确切的结论呢。”

芬妮微微点头，妩媚地一笑。

“真对不起，这位先生抱得你那么紧，从飞机上救你们都费了好大气力，我们还以为你俩是对恋人，所以才安排到一个病房里……”女护士话音里既有歉意又暗含着调皮。芬妮闻言两颊飞红，“说真的，若不是这位先生保护你，你的伤势可能会很重呢。”

芬妮又点点头，目光又柔柔地移到仍然发着均匀鼾声的黄国君的脸上。

“他是日本人？”芬妮轻轻地问。

“不，是位中国人。”护士翻了下病床上的一张纸回答道，“是华隆贸易公司的一位董事哩。”

纽约市警察局对C-130客机的爆炸事件严重关注。

爆破、电子，使辑各方面的专家云集约翰·肯尼迪机场。大范围地收集了散落在机场周围可以寻觅到的机翼尾部的各种爆炸碎片，进行综合分析并将机上的“黑匣子”——飞机记录仪所显示的飞机在空中的飞行情况一并输入高功能的电子计算机进行衍译、归纳。得出的结果令人十分吃惊：是有人故意在机翼尾部搞上了高爆塑料炸弹，旨在炸毁飞机，制造一场骇人的空难事故。

是谁要这样干？是暴力团体炫示“力量”？还是国际恐怖组织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而铤而走险？

调查处理这次事故的任务落到了颇负盛名的探长伯特肩上。

他根据市警察局的指令，迅速组成了侦辑班子；与他曾经携手并完成多次破案任务的警官罗伯森，还有罗伯森的亲密助手卡曼小姐及胖子警员维达、猴子般灵巧的警员利希。

这是一支经过严格训练并在实践中考验过的精干队伍。

伯特探长从微机室里出来，刚走到办公室门口，就听到里面嚷成一团。他一看表已经到了中午吃饭时间。

他推门进去一看，见罗伯森一干人，正围着“C—130事故现场模拟沙盘”议论的热闹。罗伯森这个青年警官沉默寡语，从来不抢别人的话头。他嘴里嚼着快餐热狗，正凝神听瘦猴利希的发言，利希薄唇快语，说的正有兴致：

“事故一发生，我就预测到这是一次蓄谋破坏，因为纽约附近没有高山，不会产生紊流，而且飞机内还没有一台超高频卫星通讯系统，对气象了如指掌，能及时避开风暴、雷

暴，再说万一出现……”大家正议论得热闹，站在一旁吃着热狗的卡曼小姐，一眼瞥见伯特来了，就朝探长打招呼：

“头儿，有眉目了？再不来，热狗就成了‘凉狗’了。”大家“哈哈”笑了。

女探员卡曼凑到罗伯森耳根，轻声道：

“亲爱的，看探长的脸色，还是没戏，该跟我到教室去了吧？嗯，还脸红？”

罗伯森与卡曼是一对恋人，俩人多次推迟婚期。

伯特问罗伯森：“有什么‘组织’打电话言是他们干的吗？”

罗伯森摇摇头。

伯特沉吟片刻，从兜里掏出一个记录本说：

“根据维达到航空公司查的乘客取票记录来看，似乎是有点阴差阳错，原来在飞机尾部（后舱）就坐的四位青年，都掉换了位置，坐到前舱第一排去了，万幸的是他们都活了下来，这是怎么回事，大家考虑了没有？”

罗伯森道：

“是否还要对史密斯达医院进行一次深入调查，弄清楚每个乘客的情况？”

“头儿”点了点头。

第二章 情侣失踪

黄国君的身体恢复得很快，连医院大夫都觉诧异！

一根断裂的铝皮支架正戳到他的后脑勺上，其头部竟没有被戳破，只是在极大的震动下弄成脑震荡，若不是他的头部挡住支架断茬，恰好戳进芬妮小姐那柔软的胸部。为这事，密司·芬妮一直对他感激零涕。在他昏睡的时候，她伏在头枕上支着腮帮静静地观察着他的一呼一吸而轻微抖动的鼻翼，探着身子给他擦拭鬓角间沁出的汗水，甚至在她能下地走动的时候，竟以异国女郎的开放性的情怀轻轻给他额间印上几个吻痕，不知怎么的，她喜欢这个中国青年。

当黄国君醒来的时候，还没弄清为什么躺在这个地方，她第一个发现他睁开双目，竟“呀——”的一声尖叫，高兴地说：“黄先生——您可醒过来了，我叫密司·芬妮，是您救了我，你用身体救了我，您太叫我感动了……”

黄国君看看她那欢愉的样子，莫名其妙的笑了笑，忽然他眉心一锁，十分紧张地问：“小姐，你知道我的朋友在哪里吗？”

芬妮一笑：“您问在飞机上与先生坐在一起的那位美丽

小姐吗？”

黄国君瞪大眼睛望着她那轻松的样子，心如火焚。

“真是阴差阳错，她与我的斯坦来住在一个病房里，她很好，她十分想念先生，可是大夫不让走动，就象斯坦来不能来看我一样哩。”

黄国君听罢，点点头，感激地一笑。

他又想起了什么，用手摩挲着睡衣似乎找件东西。

芬妮又笑道：“先生，大夫要您静养，不能多伤神，您的东西都在小柜子里。说着，她探身拉开床头柜的小抽屉，让黄国君看。

他一眼看到那只鳄鱼皮夹静静地躺在一堆什物上，他放心地吁了一口气。

一行人走进病房。

探员利希动作轻捷，一进门就坐到了黄国君床侧的一张椅子上，瞅着黄国君，问：

“黄先生，您是华隆贸易公司董事？”

黄国君望望他手里晃着的蓝皮证件，迟疑地点点头。

“我是警察局探员利希。这位是探长伯特，她是卡曼小姐。”利希一把进来的人介绍给黄先生。

坐在病床上的芬妮小姐，脸呈愠色，不耐烦地道：

“黄先生需要休息，可你们来了一帮又一帮，什么调查组，空运监理机构，人寿保险公司……还有警察，胖的，瘦的，真烦死人啦！”说着，她特意瞥了猴子利希一眼，利希